

财富男女

我们已经进入而且还将深入经济社会。在这个社会和城市,男女关系是体量最大的经济关系,男女成本是人的一生最大的成本。商道即人道,财经也人文,素描经济生活中的男男女女,以经济思维解释生活中的男男女女;解放读者财经情绪,给与受众投资启迪,建设面向未来的财经生活,是开辟此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欢迎参与投稿。电话:0731—84329366 邮箱:sxhsfk@voc.com.cn,也可登录“华声娱乐·副刊园”http://ent.voc.com.cn参与发帖。



别恨李冰冰

凌晨1点多,作为一个媒体夜班值班人员,我与这个城市许许多多晚间工作者一样,感觉肚子有些饿。刚走出办公室寻思米粉一份时,朋友许先生来电话,声音很大:来湘江边吃夜宵不?

许先生是个生意人,最大的爱好是做东。他的座右铭:要高兴,多做梦;要成功,多做东。我其实与他并不很熟,只知道他原来是做包工头,也基本上完成了原始的资本积累,疯狂做东。这几年不知为何,逆势而上,迷上了炒股,但无论是他的“中国石油”还是“华谊兄弟”,都是亏得一塌糊涂,但也偶尔会不规则请大家小聚。因为听说我与财经沾些边,所以也拉我唠叨几句:老子没炒股时傻瓜都赚钱,老子炒股时一进

去就发现自己是傻瓜。我只好安慰他,这不是你的错。中国的股市不仅有故事,更多是事故,你只不过是一点轻伤。不过,许先生倒是不抛弃、不放弃,从2007年底投身股市直到现在一直坚持,虽然身价不断缩水、虽然也会常常反省:我是不是在错误的时间爱上了错误的人?但我知道,他这样只是为了得到安慰和平衡,这点事故他不会离场。

赶到场子时,许先生其实已经喝高了。一见到我的面就叫:兄弟,爱错人啦,现在女人不可靠啊。原来4月20日他看到一则消息,华谊兄弟艺人李冰冰因持有36万股,身价达到2000万元,令人好生羡慕。联想自己去年华谊开盘不久从最高的90元买进,而现在股

价一直在50多元徘徊,他就一直愁肠百结郁闷万千。我知道,他是冲着李冰冰去买华谊股票的。他一直很喜欢李冰冰而不喜欢范冰冰,他认为李冰冰的美稳定大气、没有任何绯闻值得长期持有,范冰冰的美侵略性风险系数高只能短线操作。他就是这样以这种奇特而又朴素的消费偏好去消费李冰冰和华谊兄弟的。在逻辑思维上他购买中国石油也是一样:中国石油是中国石油业的航空母舰,我们还能不看好吗?这一定是价值投资。只是他并不知道,中国石油在香港上市时别人是以每股1块多港元买人的,李冰冰持有的36万股则早在2007年以0.53元的价格购入的。这些人和这些人的“友邦人士”一定会说:谢谢啦。

后来,我把这一夜的故事作为“笑话”给一个“江湖大鳄”说了。他说,这不是笑话,许先生可能是比较突出,但这样的投资者其实很多,市场也需要这样的“傻瓜”的。中国有1亿多股民,你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支队伍。中国的股市成长时间短、问题多,尤其是内幕交易频频。一般散户在资金、专业知识、信息、时间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要想在股市里面分一杯羹,难度可想而知。更多的时候,只能成为别人在股市谋利的垫脚石。

■文/高棋
(晚间工作者、非著名媒体人。当过教师、记者、新媒体,开过公司;体制内卖过命,体制外卖过身。如需提供白天和晚间上门服务,敬请联系zdh6886@126.com。)

花言峭语

情圣

他阅情颇多,被相熟的朋友赠了一外号,情圣。经年后,没有被称为情圣的朋友们结婚了,唯独他这情圣,依然在漫漫情路上没完没了地跋涉着,于是,他外号后面的一字,给换了,就成了情剩。

逢人问起终身大事何日结果,情剩便很是苦恼,言下之意,不是滥情也不是不想结婚,实在是觉得爱情虚妄,婚姻就更是扯淡。至于他这个尚且单身的人是怎样晓得婚姻这事很是扯淡的,倒也简单,情剩大人每恋爱,必同居,每同居,必很快发现斯人不堪,立马打转方向逃将出去。尔后,情剩先生感叹,想找一个让自己一辈子都不会萌生调头逃去的曼妙伊人咋就这么难呢?

听完情剩先生的话,不由地想起了作家莫言的一段话,有人问他,怎么可以把爱情写得这么干净这么美好。莫言直言不讳地道因为我没谈过恋爱。

这是我见过的关于对爱情最是彪悍的一句回答,看过很多莫言的小说,他笔下的爱情,大都像是婴儿的眼睛,美得纯净而令人神往。

综合情剩的苦恼和莫言的这句话,我琢磨了好半天,为什么经历的恋爱次数越多反倒觉得爱情不堪,而没经历过恋爱的莫言心里的爱情却是个仙境呢?

这大约是因为,未曾开始的爱情,就像一个包装美妙的人生

盒子,被旁观的时候,它完美而轻盈,而恋爱就是一种破坏,它要穿过事物的表象进入到内里,至于内里是否像它的表象那么美,谁也不知道。

那些在婚后变成了怨夫或是怨妇的男女,有的选择忍耐,有的,沮丧地跳出来继续寻找下一次,再失望,再跳出来,如此这般地周而复始下去,沮丧就揣满了怀。

爱情这东西,经历的次数多了,决不是一种丰富,而是无以复加的失败。就如前面的情剩先生,别人羡慕他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曾沾身的潇洒时,大约不会知道,他的记忆,忠实地纪录了爱情每一次死去的惨状,它们累累地坠在他的怀里,他的心,早已被累得气喘吁吁,不甘却又让他不得不在爱情的长路上踉跄前行。

因为,爱的次数多了,也意味着经历的破碎多了,在他心里,美好的爱情已经是件被使用的破败不堪的旧家什,不圣洁了,最后一次的选择,不是心意得偿,而是,用起来顺手而已。

真正的情圣,不是他成功地被多少人爱过,又成功地脱身过多少次,而是,他把爱情经营得很圣洁,哪怕他一生只爱过一个人,哪怕那个被他爱的人又老又丑,而他,懂得欣赏她的生命质地,爱得满怀虔诚,无比宽仁。

■连谦

黄佟佟专栏

很多很多的爱
和很多很多的钱

名门痞女洪晃女士曾写过一篇博客叫《人人都是包法利夫人》,大意就是身边越来越多的虚荣拜金女,她们和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先是拼命追求能给她们带来物质享受的男人,有了很多很多的钱以后,突然不管不顾地开始要很多很多的爱,而结果往往很可笑:被各种空头艺术家小白脸骗财骗色——极具中国特色的是:她们无一例外不是从小城到北京来淘金的外地女性。

洪晃和我偶像亦舒大约走的都是一个路子,女人“为人处世,姿势甚要紧。”在亦舒的笔下,女主角都爱穿纯白衬衣配黑色开司米;喝盎格鲁香槟,整箱整箱像喝水一样;男友要离开,不问缘由微笑着说“再见”……

就像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特瓦内特走上断头台时,她不小心踩着了刽子手的脚,最后留给世界的遗言居然是:先生,我请求您的原谅,我不是有意的。

女人姿势漂亮,大都建立在很多很多钱的基础上,至少是见识过很多很多钱的基础上,换一句话说,她们不在乎。

在乎的是谁呢?是那些完全没有资格和这个世界讨价还价的女人。

三天不吃饭,给你一包红烧

肉,你吃还是不吃?吃相会不会好?全不在考虑之列。

中国式包法利夫人,能利用的只有自己的原始资本,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且还要与人相争,难免恶形恶状,从小知道没钱的苦处,渴望当然要比一般人强。而且本世纪的中国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国家,你姿势好看,自有姿势不好看的人劈手夺过,所以,姿势这个事,现阶断,实在不太容易做到。

至于包法利夫人对爱情的盲目追求,以至于最后死得很难看,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女人的宿命。如果不对爱情抱有不切实际的渴望与向往,那还叫女人么?芝加哥大学有一个调查,说城市里有11%的女性会搞外遇,而搞外遇的女人多半是因为婚姻生活的空虚。物质满足了,才会特别渴望精神,这是人之常情,婚姻中感情的匮乏,头脑的极度幼稚简单,才会让人骗财骗色,出尽洋相。

小城女性,既谋生又谋爱,真正无可厚非……连亦舒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喜宝都说:“我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有很多很多的钱也可以。”而中式包法利夫人的人生理想显然比喜宝还要远大:在得到许多许多钱之后,还能得到许多许多的爱,呵呵,人生哪有这么如意的事?就像很多人都选择先赚钱再生孩子,等他们赚够钱之后,发现,他们再也生不出孩子了。

人生最痛苦的诸多事情之中,最痛苦的那一件就是愿望在北极,而现实永远在南极。

■黄佟佟



“季羨林把家接来了!”

1951年姐姐高中毕业,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1955年夏初,叔祖父因患癌症病逝,1955年下半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期天去看父亲。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村北大的宿舍里,房间无人收拾,卧室由于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很多灰尘,父亲就蜷曲着睡在床上,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以后很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位

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那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呢?

一般说来,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一次,我和姐姐去看父亲,终于涉及家庭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后,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这次我们的决心是,一定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如

父亲不同意,就让她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再也无法让叔祖母和母亲孤零零地在济南生活了,当然也不愿意再看着父亲过单身汉的生活。我们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

1961年,我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北京,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同时我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报告。不久,叔祖母和母亲就到北京和父亲团聚了。

“季羨林把家接来了!”这一消息

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北大。北大领导对父亲安家非常关心,立刻在朗润园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公寓。东语系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李铮、徐淑燕夫妇,忙着买家具,布置屋子。买书柜是最重要的事,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地为父亲和母亲,买了一张大双人弹簧床,在当时说来是很奢侈的。可是把大床布置好以后,父亲却很不高兴。他不愿意和母亲睡在一起,他的想法是要和母亲分开睡,并且他要独睡一室,否则他睡不着。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双人床退掉,换成单人床,又把母亲的床安在客厅里,才算了事。

(4)



《我和父亲季羨林》
季承著
新星出版社